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論衡

(二)

王充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衡

卷七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諡也。如諡，臣子所誄列也。誄，生時所行爲之諡。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誄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諡。諡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諡，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諡，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實未有諡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諡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崇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

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膳。舜若膳。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卽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况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

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蟆化爲鶉。雀入水爲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者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陸。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髻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飛越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齊首一本作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

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遂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梨。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喚帆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息。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蚬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

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尙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旣成。不能復化爲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瘡。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

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屣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尙不得生。况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尙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

輒死。世見文摯爲道人。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尙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恆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尙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况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

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鈎，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俞樾云：洞冥記云：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鄒母拾而養之。據此，則朔又姓張也。蓋皆非實事。故傳聞各異。風俗通正失篇云：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太白者金星也。此或姓金之說所本乎。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尙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况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况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

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曰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恆人殊。食故與恆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尙未可謂壽。况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噓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層。吞數十九藥。力烈盛。胸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

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脍。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脍。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

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羸。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尙謂之羸。若腴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羸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亦烏之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燒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餘。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胸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着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

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醜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醜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爲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爲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

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卽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池於地。卽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縣肉以林。則言肉爲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保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斷。增之也。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

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狹輔。剋周青臣以爲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叮叮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叮叮也。

卷八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爲一有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

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力自剝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剝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脈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

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疋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爲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

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殺與頓牟。孫詒讓云。頓牟。亦云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襄子攻中。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亦云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襄子攻中。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
亦見淮南子道應訓。韓詩外傳新序雜事。說文書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
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
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戎要擊於崤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
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
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
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刖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
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

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刀刎頸。樹鋒刺胸。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

孟賁使孟賁搃銅柱。能過一有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于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闌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大字。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

自有爲。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實，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悅惑之。

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僂跛踵之輩。孫詒讓云。跛踵當作跛踵。山海經海外北經。跛踵國。在拘纒東。郭注引孝經。鉤命決云。焦僂跛踵。重譯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郃封。訖於宣王。宣王以外族內屬。血脈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也。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况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

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子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子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閔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言閔其少人。尚書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梁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

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孫詒讓云：論語先進篇，郈作費，史記孔子弟子列傳，作使子羔爲費，郈宰疑齊古論語有作郈者，與今本異也。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尙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穀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

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般士卒。皆齎盛糧。或作乾糲。孫詒讓云。或當是宋元人校語。誤入正文。無杵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實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星實如雨。不脩春秋者。未脩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脩之。星實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卷九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尙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功。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迨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願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耶？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願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

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姦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繆繼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治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耶。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繆繼。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繆繼。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治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繆繼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恆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治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

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耶？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

宰子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子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子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勸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子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今孔子起宰子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有信者未必智者。未必仁者。未必禮者。禮者未必義者。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足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

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一作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會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耶。案諸臥厭不悟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

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尙書曰。毋若丹朱。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母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密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

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耶。謂脩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鯀國。鯀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鯀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

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已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諳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

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駟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耶。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槨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枘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

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俞越云集解引陳說以爲善之陳乃魏人而此云非之則漢儒舊說論語者之說下又引說論語者云云則申說其故也下文云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又云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又云使孔子爲伯玉謙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然則仲任所據自同今本止使乎使乎四字無非之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三字近時翟氏顛作四書考異疑其所據正文有此三字非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

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爲不善。尙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汗。耶。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汗。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簞。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卽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

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尙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尙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卷十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尙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

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上。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儒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俞樾云。史記老子傳云。老子之子名宗。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今據此文云。使魏無干木。則亦以爲段姓干木名。漢人舊說。固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間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疆國如此也。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間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疆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

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脩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卽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勦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

之閭。卻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脩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

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刼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刼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攔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

及而后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捫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刼也。夫魯君所以刼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郭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捫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捫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孫詒讓云。韓子五。擇作釋字通。燦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

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刼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刼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尙書曰。黎民亦尙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吉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孫詒讓云。不疑當作必語。余允文釋孟辯引作詩義較長。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間。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

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贄，辭曰：歸贄，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無功，若己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己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

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間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

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孫詒讓云。不余引作共。是也。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

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尙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尙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頻蹙曰。惡用是駝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駝駝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能爲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用駝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駝駝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卽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

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纒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己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皙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纒，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皙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脩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牆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牆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牆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卷十一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

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顛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鼈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鼈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鼈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鼈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尙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鼈之足。

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尙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鼈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鼈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

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尙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尙多。東方之地尙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煙。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

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十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孫詒讓云。御覽天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匝而斗極常在。即仲任所本。葆。即保斗。考工記。輪人爲蓋。有部。鄭注云。部。蓋斗也。保斗。猶言部斗。一聲之轉。即今之徽斗。與羽葆異。莖。即考工之程。程。莖。亦聲相近。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后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

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椽。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望。孫詒讓云。若望。望當爲亡。聲近。又涉上文而誤。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墮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卽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

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以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下一有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俞樾云。此論甚精。且以燈火爲喻。遠視甚大。近視之轉小矣。既以列子湯問篇載兩小兒論日遠近。孔子不能答。此可以解之。

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曰。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晷飛相似類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

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壤，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

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尙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

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孫詒讓云。禹貢無十日之文。實當作益。別通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又云。當禹益見之。若斗筲之狀。又云。禹益所見。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見竟似日。非日也。又云。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皆其證。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

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

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卽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竝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爲星。與史同。

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質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徙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爲星。則謂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孫詒讓云。元本何以下無其字。亡有疑亡者之誤。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開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

者辛卯之夜。彗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甚而泥露滯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蒸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答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質。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効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

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貴。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無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敍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榜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而伺其好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脈。佞人異行於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俞樾云。今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王曰。太師女推不同。盛辨注引孔子曰。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然則無論來與往。皆以言揆行。不以行揆言。此所引或有誤也。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爲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恆。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

苟不利於己。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臥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奸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榮。榮顯爲世雄。

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爲佞者。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遠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牆。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

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卷十二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文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粟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

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勑。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閔閱。所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庭。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脩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闡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

退失度。奏記言事。豪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都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不能也。如從儒室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廷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

不取脩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闡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燂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乘鑿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

夫筆墨簿書鑿錘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誦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貫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費錢。

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尙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恆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恆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恆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儉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俞樾云。素餐。尸位之語。至今猶爲恆言。而實本於素餐。尸祿之古語。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是古有素餐尸祿之語。後漢梁冀傳論。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注曰。尸官。猶尸祿。尸祿二字。卽本韓詩。然變祿言官。卽位矣。此言素餐尸位。當是漢人常語。至東晉古文。出乃有太康尸位之文。然僞傳。謂尸爲王義。又有別。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

間郤爲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澆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廷。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牆壁也。屋廡則用斧斤。牆壁則用築錡。荷斤斧。把築錡。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牆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錡鈎也。抱布買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買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蒸所與衆山之材。幹同也。代以爲蒸。燻以火。煙熱究。淡。光色澤潤。孫詒讓云。代當作伐。燻燻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恆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孫詒讓云。斷當爲斷之誤。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

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歟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囊鑄鑠。乃成器。未更鑪囊。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鑄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槩。枿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蠹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竿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鏹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蠹。穀蠹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蠹。不能招吉也。能斲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培。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

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麩澆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廷。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謂之。將使懷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謝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

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繼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尙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尙書諸篇。皆何

在漢興始錄尙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尙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孫詒讓云餘禮無義禮札也釋文引崔謨云札或作禮與此談同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

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反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孫詒讓云漢書昭帝紀顏注如淳云古者卒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此云一業使民居更一月業疑當爲歲之誤又高帝紀注如淳云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顏師古云傳着也言著名藉給公家徭役也此云年二十三儒儒卽傳之誤儒俗書或作儻（千祿字書禰通作儻亦以需爲萬）與儻形相似又漢書儀云算民年七歲以至十四歲出口錢入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百二十爲一算以給車馬卽此云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也有臆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窠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牆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孫詒讓云承當爲丞漢舊儀云更令史漢時自有丞史此疑有譌無長史者蓋小縣令爲長其史則不曰長史仍曰令史也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閔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何起孫詒讓云王何元中本作玉非元本程榮本並作王周禮伊書氏共王之齒杖鄭司農注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續漢書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

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爲飾。玉亦王字之譌。孫詒讓云。自當爲百之誤。漏之盡。自鼓之致。五何故。周禮挈壺氏鄭注云。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孫詒讓云。舞當作帶。隸書帶字。或作壽。又變作帶。禮記雜記率帶。碑。孫詒讓云。鈞當爲狗。儀禮土冠禮鄭注云。鈞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壓頭。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无一闕備。皆淺略不及。偏駁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卷十三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所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事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人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

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尙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孫詒讓云。經上一字。疑涉下而衍。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三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

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徵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曰。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襲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胸中之才茂。無一有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蹶。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決。散在丘墟矣。文儒

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稟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悲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

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埽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磕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朶瓠不能傷。篠籥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籥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朶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銜者賈賤不讎。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掘地者。跣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爲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孫詒讓云。綿上文作帛。此誤。益糸形。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癡。癡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癡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閣。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閣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煩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祕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

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墻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孫詒讓云。漢書燕刺王旦傳云。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又云。因迎后姬諸明疑當作戶。三盡自閉。今本自。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

論百又誤者盡上遂不可通

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尙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糝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褻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

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孫詒讓云。鄉當爲饗之壞字。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聽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賭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御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書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蓋。不虛矣。自

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保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關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保蟲何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僭。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卜伯玉。策旣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

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上書奏記。或輿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撥以論說。此爲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

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少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卽徒誦讀。讀詩誦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儻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縵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帶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旣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章。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孫詒讓云。助當爲眇。形近而誤。上文眇思。自出於胸中也。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

未有此人。孫詒讓云：此王公即王莽也。字衍，此文出桓譚新論。御覽四百三十二引新論云：楊子雲何莽爲王翁。（見意林。）此王公猶云王翁也。御覽引新論不著所問之人，此可以補其闕。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儼儼，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繼。孫詒讓云：繼當爲澹，澹形聲相近而誤。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孫詒讓云：期下當悅思字，君當爲尹，淮南子人間訓云：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夢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

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孫詒讓云。虞卿二句有挽文。春秋之思。四字疑當重起。元本作趙是當據正。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孫詒讓云。

長生名樹北堂書鈔七十三引謝承後漢書有周樹傳（范書無）洞歷隋志不著錄惟范成大吳郡志人物門角里先生引史記正義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途太伯之後漢高帝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太師號四皓（今宋本史記附正義）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為宋人所刪削無此文則其書唐時尙存也

有吳君商孫詒讓云商當為高君高吳平字案書篇云會稽吳君高又云君高之越組末有周長生白雉錄即今越絕書也書虛篇述君高說會稽山名亦見越絕外傳記越地傳

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合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榮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稱於前天人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尙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纒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

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餘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譎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